

艺术简历

韩世骅，男，1970年出生，江西铅山人。1994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美术系，1994~2001年在江西上饶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1996~1997年在中国美院油画系进修。江西省美协会会员。现为深圳《南山日报》美术编辑。

主要展览：

1997年 江西省油画展

1998年 江西省油画展

1999年 江西省第二届素描展
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江
西省青年美展

“鲁艺杯”全国师范院校
美术教师作品展

江西省第十一届美展

2000年 江西省“世纪之光”作品展
江西省青年油画展

2001年 江西省第二届青年美展

作品发表：

1998年 油画《花海》发表于《全
国高校美术教育专业教师作
品集》

2001年 油画《冬至·第一缕阳光》
《春分》发表于《艺术界》杂
志 2001年第2期



自画像

我看大师

新世纪的枭雄（毕加索）

像毕加索这种类型和级别的大师，注定要和他的作品一样，无法避免地站在世人面前，接受各式各样的称誉和诽谤。以他的智慧，应该不难设想到这样的结果。

然而，这并没有成为障碍。毕加索是幸运的，因为他极具生存智慧，而且20世纪是宽容的。这使得他和那些才气纵横但终生困顿的艺术家们的境遇有很大的不同，他挥洒自如地对抗着传统，又孜孜不倦地在传统中吸收营养；他能生活在人群中，心却在人群之上；他能生存在艺术中，心却在艺术之上。

光荣的深度（塞尚）

在19世纪末期灿若群星的画家中，塞尚是一个特例。一般史家都会轻易把他归入“后印象主义”，事实上他也真的和印象主义有过亲密的关系，但如果他一直坚持印象主义的路子，世上便一定少了一位不可替代的大师。很多时候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就在于他思考的深度，塞尚的不可替代性，就在于此。

对于物象的研究，是印象派时期画家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课题。塞尚为此倾注了一生的心血，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坚实的起点。





人物线描

无奈的放逐（高更）

和凡·高的暴烈癫狂相比，高更的艺术生命在我看来，更显得悲壮。从巴黎到塔西提岛，不是浪漫的游历，而是一次无奈的放逐。这种放逐当然有性格的原因，更是由于对所谓“文明”的深深的失望和抗拒。

“文明社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鲜感觉和享受的同时，也开始使我们付出很多，这种付出会让我们离我们的初衷越来越远。早在19世纪末期，高更就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以一人之力抗争。艺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尽管知道这种抗争是不可能取胜的，而且还是世人认为毫无意义的，但还是会有人无怨无悔地继续。高更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面对时代的变迁（不一定是进步），有人选择顺从和适应，有人选择思考和抗拒，这其实早已不是画家的事了。



人物线描

辉煌的梦想（凡·高）

在每一个艺术学徒的心目中，凡·高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悲怆激越的短暂一生，像一枝不灭的火炬，照亮了多少挣扎前行的眼睛。无疑，这样的榜样是辉煌的，然而，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神化心中的英雄，凡·高就这样成为浓缩了所有艺术家情感、思想和理想的化身。

作为一个生活中的人，凡·高毫无疑问是一个失败者，他的善良和热情总是不合时宜地表现为固执和暴躁，以至无法见容于人；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毫无疑问地是一个成功者，这里说的成功还不仅是指他死后作品的天价，而是他作为艺术家的标本式的生活状态。这一切都只是源自一个辉煌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对每一个生活者来说，是相当可怕的。



形式（之一）

我到来时
故事已经结束
深灰的幕布
悄然收起
狂欢的戏子
颓然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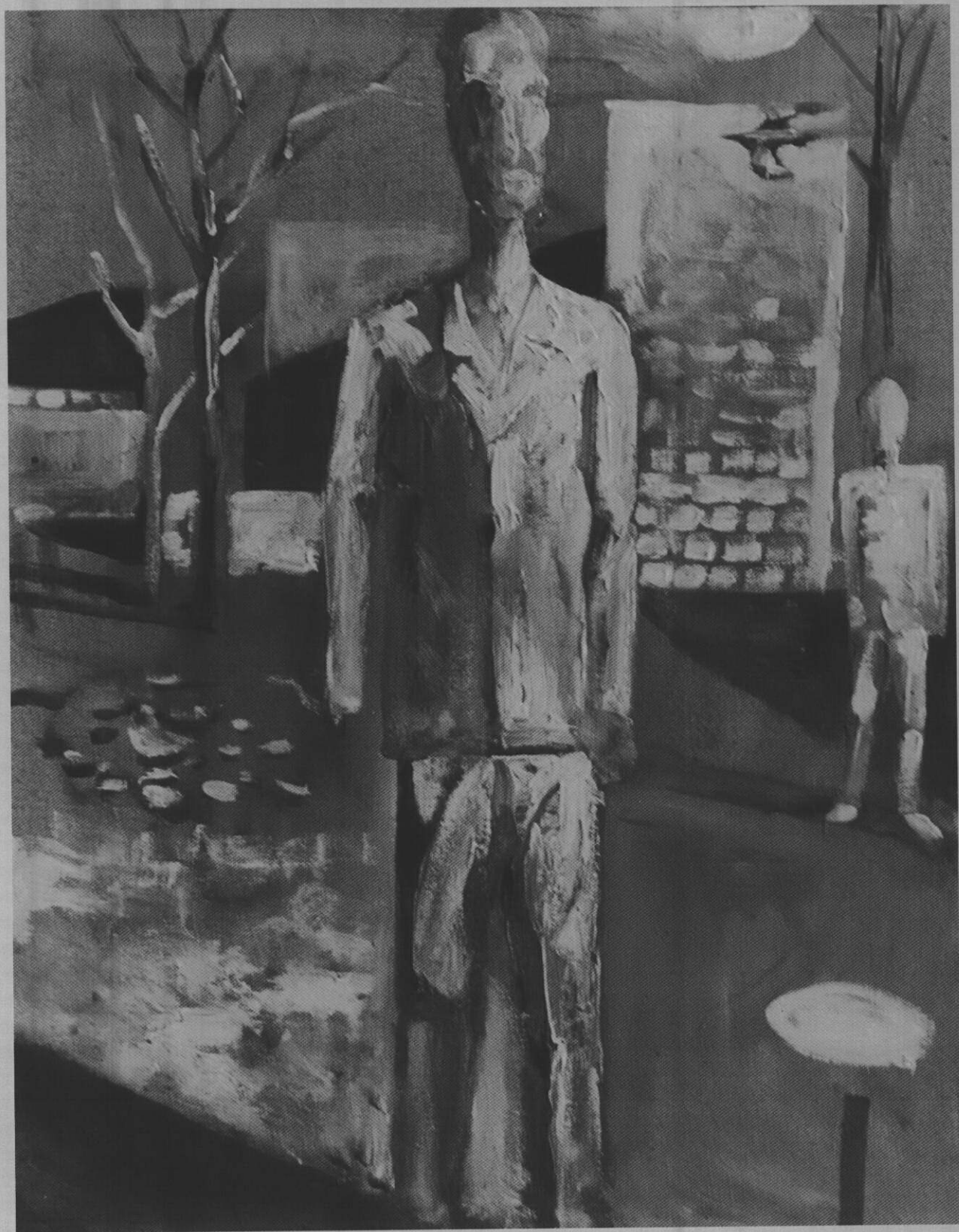
太阳还未升起
日暮茕茕而立
时针在分秒间凝结
无法想像
重新开始

在凝固中酣睡
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如舞者之足
如歌者之喉
等待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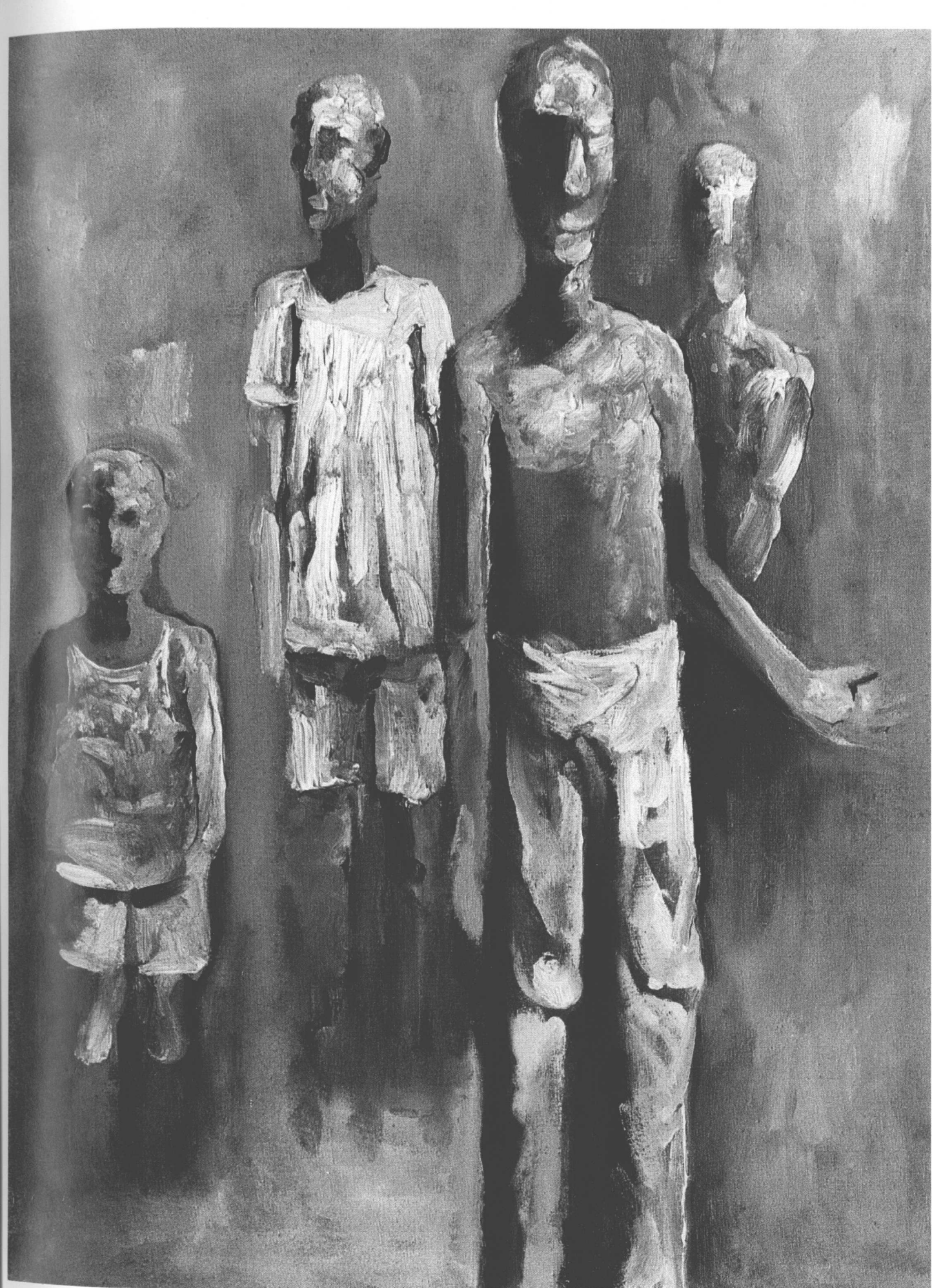
大舞台
宽广如同平原连接平原
独自穿行
自信且漠然
像一个严肃的戏子
等待
幕布高悬



墙（50×60cm）布上油彩



人约黄昏之二 (50 × 60cm) 布上油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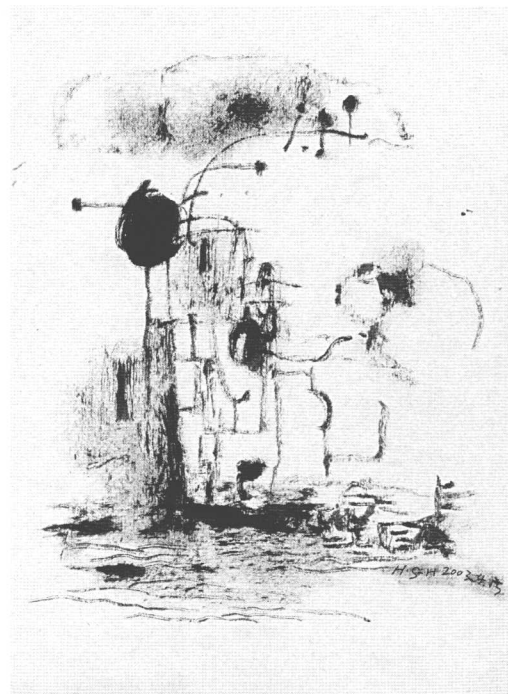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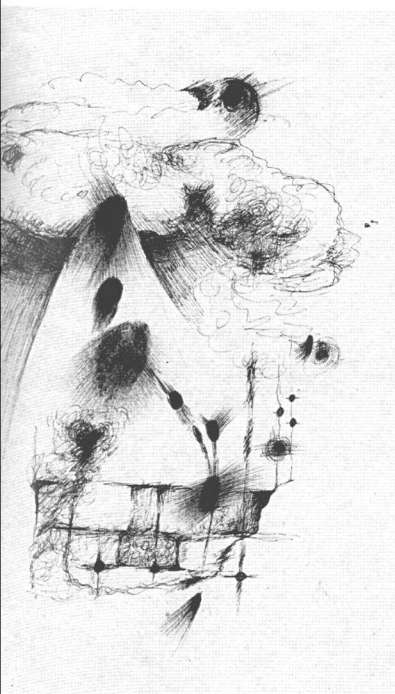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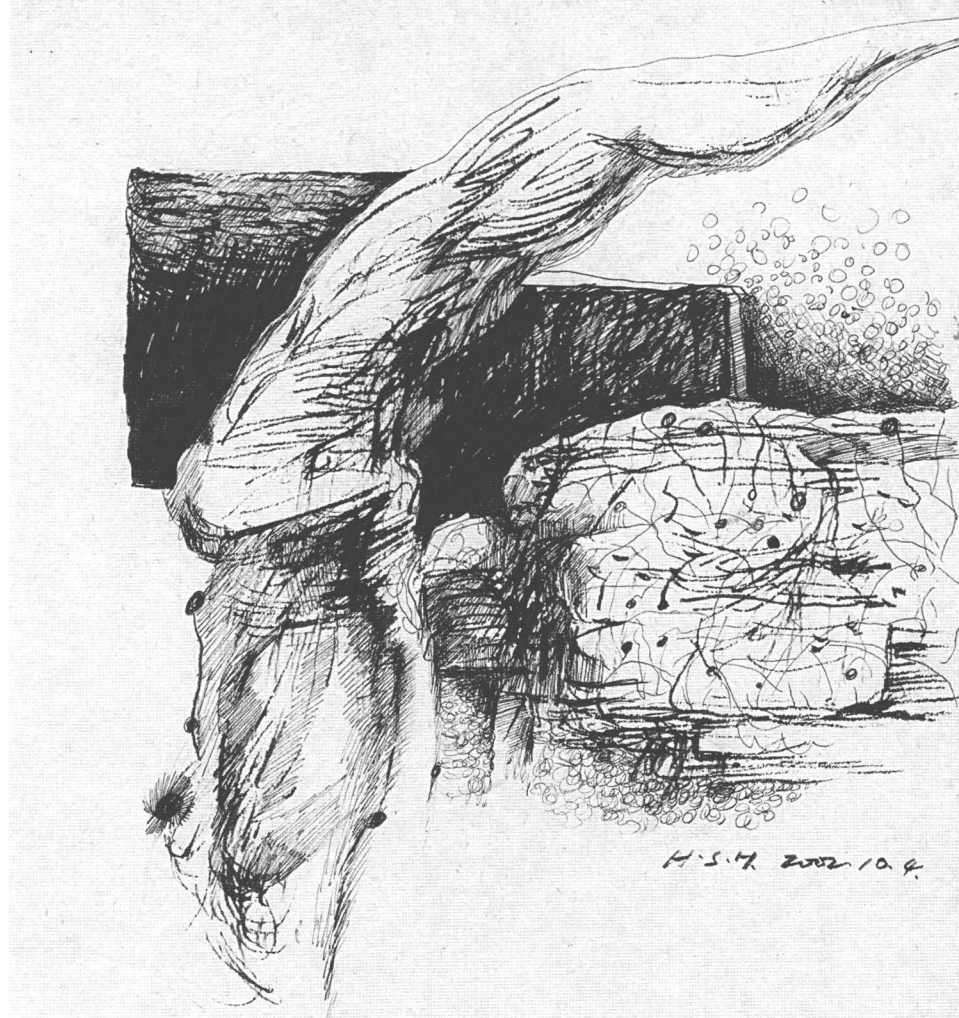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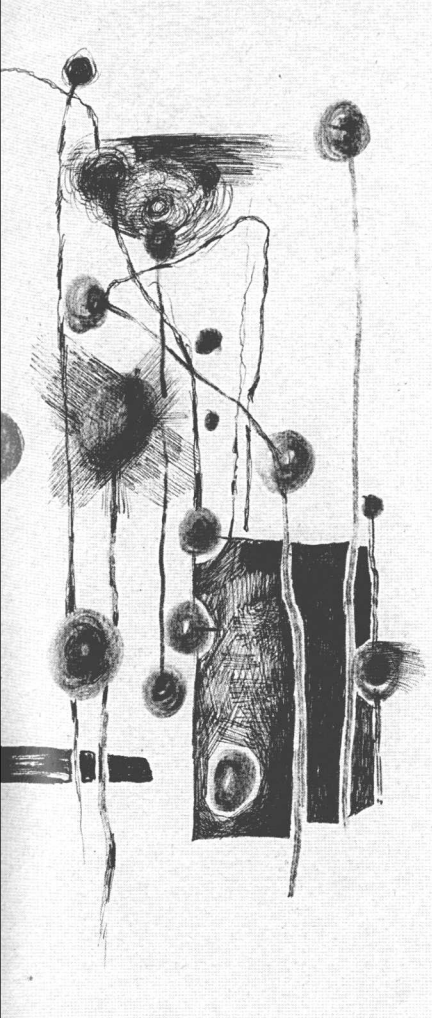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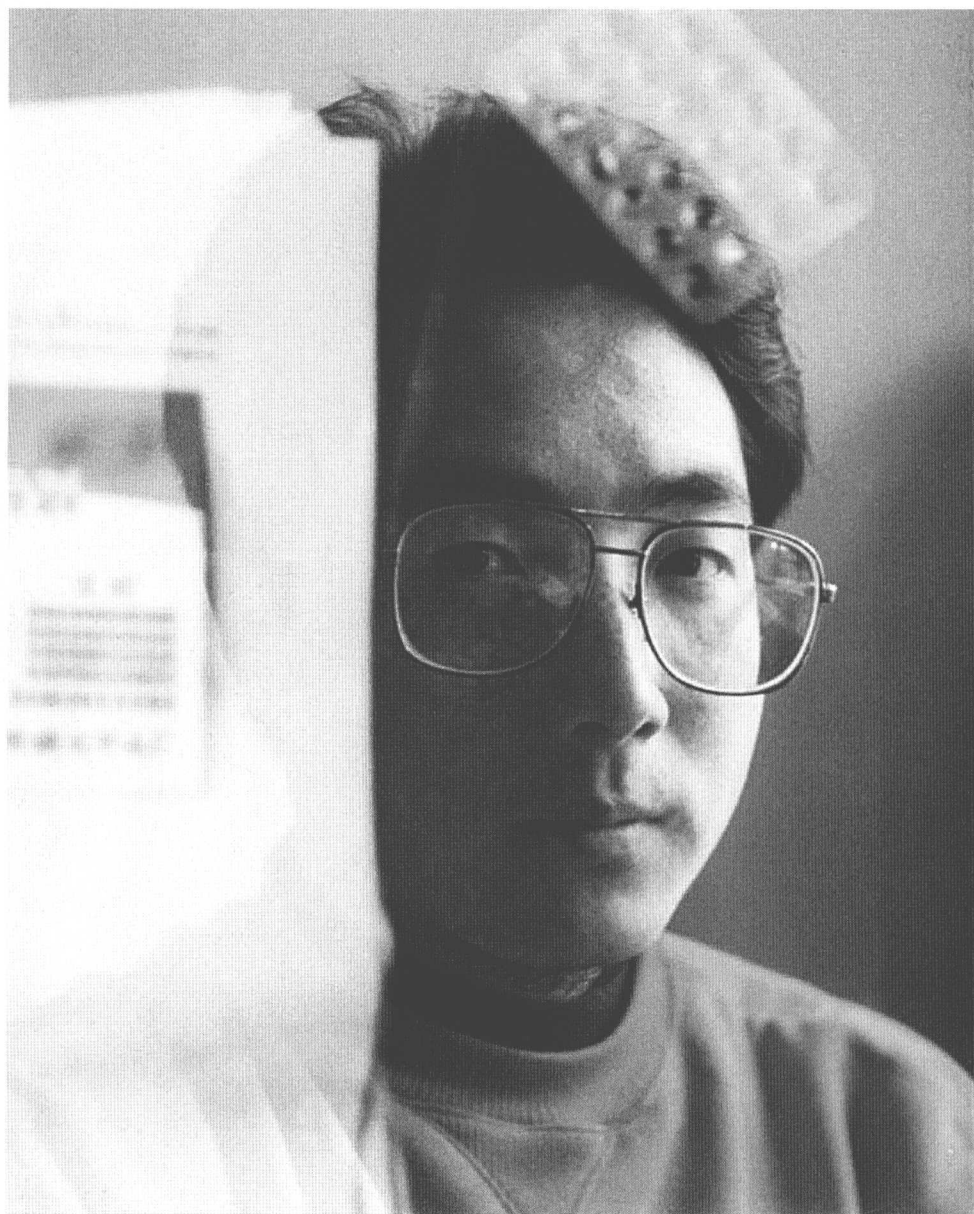
人约黄昏之一 (50 × 60cm) 布上油彩



黄昏的情人 (61 × 91cm) 布上油彩

飘萍 (55 × 65cm) 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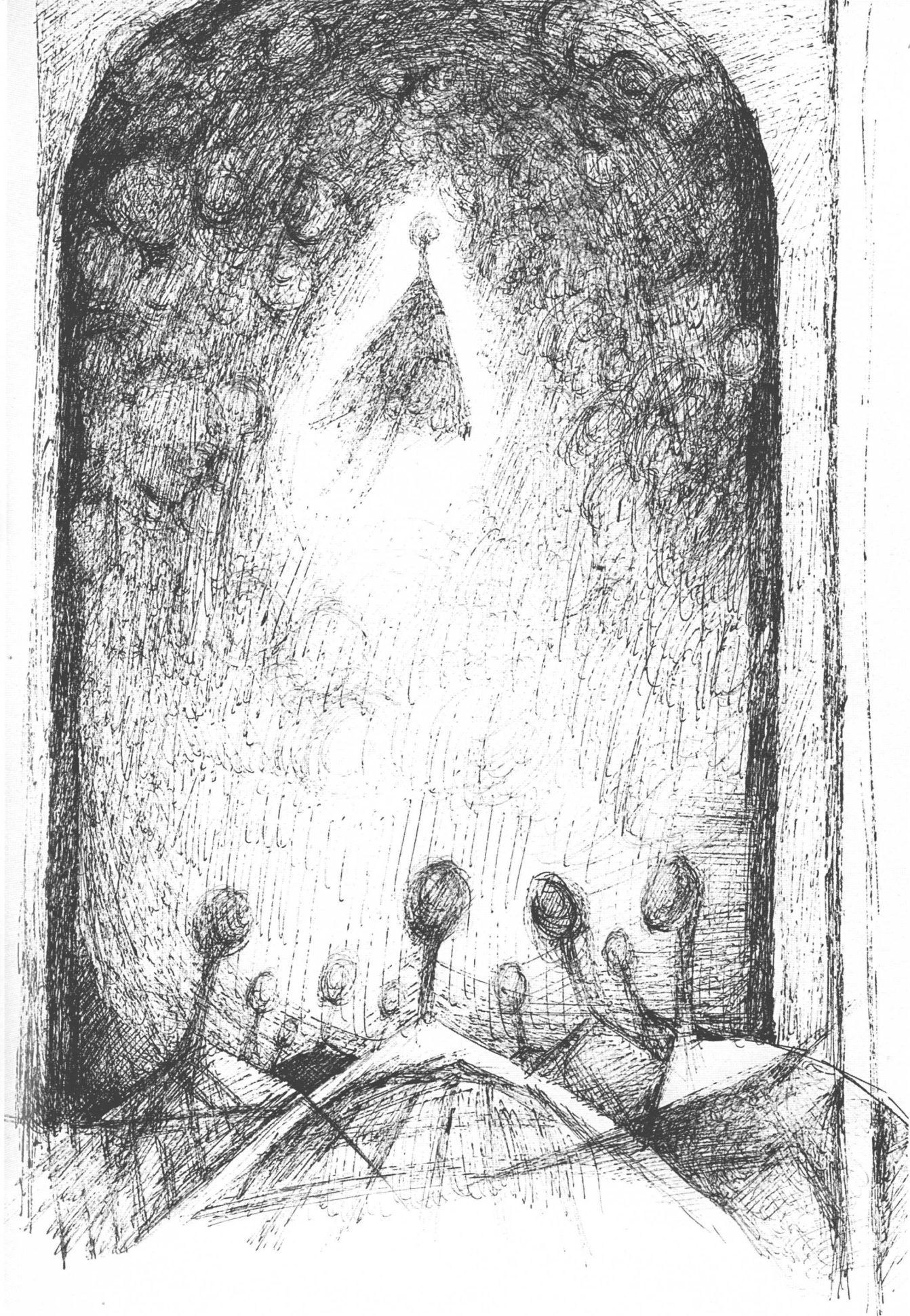


形式（之二）

雨
不可抗拒地坠落
恐惧变成一种渴望
隧道探头探脑张望
不知道伸向何方

满天都是云
满天都是云
构成一个故事发生的背景

走进画面
走进背景
像云一样逡巡
然后
像雨一样坠落





透视之三



天使飞过之四

